



布鲁斯特的

百万横财

BREWSTER'S

MILLIONS

钱多到花不完是一种怎样的烦恼？

[美]乔治·巴尔·麦卡奇翁 著
刘国伟 译

非虚构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布鲁斯特的

百万横财

BREWSTER'S

[美]乔治·巴尔·麦卡奇翁 著

刘国伟 译

MILLIONS

图书代号: WX19N092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鲁斯特的百万横财 / (美) 乔治·巴尔·麦卡奇翁著; 刘国伟译.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9. 8

ISBN 978-7-5695-0724-9

I. ①布… II. ①乔…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79504 号

布鲁斯特的百万横财

BULUSITE DE BAIWAN HENGCAI

[美] 乔治·巴尔·麦卡奇翁 著 刘国伟 译

出版人 刘东风

责任编辑 王西莹

策划编辑 海 莲 万轶群

封面设计 王 鑫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涿州汇美亿浓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20mm×889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15 千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95-0724-9

定 价 49.00 元

目 录

- 
- 第一章 生日晚宴 /001
- 第二章 阿拉丁的阴影 /006
- 第三章 格雷夫人和格雷小姐 /010
- 第四章 第二份遗嘱 /017
- 第五章 来自琼斯的消息 /024
- 第六章 蒙提·克里斯托 /034
- 第七章 机智的教训 /042
- 第八章 机不可失 /046
- 第九章 爱和职业拳击 /052
- 第十章 金融界的拿破仑 /058
- 第十一章 抱薪救火 /064
- 



- 第十二章 圣诞节的绝望 /072
- 第十三章 患难见真情 /077
- 第十四章 德米勒夫人的款待 /082
- 第十五章 直接一刀 /089
- 第十六章 阳光明媚的南方 /098
- 第十七章 新 手 /105
- 第十八章 海上浪子 /111
- 第十九章 一个“英雄”和另一个英雄 /116
- 第二十章 国王找乐子 /121
- 第二十一章 仙 境 /129
- 第二十二章 王子和乡巴佬 /135
- 第二十三章 求 婚 /141





第二十四章 酋长的策略 /147

第二十五章 营救佩吉 /156

第二十六章 哗 变 /162

第二十七章 一个相当不错的叛徒 /168

第二十八章 灾 难 /175

第二十九章 浪子归来 /181

第三十章 节俭的承诺 /187

第三十一章 百万财富的消失 /192

第三十二章 前 夜 /199

第三十三章 琼斯的逃走 /205

第三十四章 最后的话 /211





第一章

生日晚宴

“富人家的小儿子们”聚在佩廷吉尔工作室的长桌周围。除了布鲁斯特，还有九个人在场。他们都很年轻，多少有些进取心，前程远大，坚信未来会更好。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姓氏在纽约的历史上都是响当当的。说真的，他们中有一个人曾经说：“一个人要想出名，得有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由于他是新来的，他们叫他“萨博威”。

在这群人里，最受欢迎的是年轻的蒙提·布鲁斯特。他个子高，腰板儿直，脸刮得干干净净。为此，人们称他“外表整洁”。上了年纪的女人对他感兴趣，因为他父母曾经为爱而私奔；城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也对此津津乐道，但是这件事从来没有得到原谅；俗气的女人对他感兴趣，因为他是埃德温·彼得·布鲁斯特唯一的孙子。埃德温曾多次成为百万富翁，而蒙提几乎肯定是他的继承人，这样一来，埃德温就不会随意把财产捐赠给慈善组织了。年轻姑娘对他感兴趣，原因则清晰、简单得多：她们喜欢他；男人们也喜欢蒙提，因为他是个愿赌服输的好赌徒，是男人中的男人，比较有自尊心，

不太讨厌工作。

双亲去世时，蒙提还是个孩子，也许是为了弥补长期的冷酷无情，他爷爷将他接到了自己家中，并且以他所认为的慈爱态度照顾蒙提。然而，在大学毕业并在欧洲待了几个月后，蒙提更希望独立生活。年迈的布鲁斯特先生给他在银行里找了个差事，但除了此事，以及偶尔的共进晚餐外，蒙提没有寻求过照顾，也没有得到过照顾。那个工作有个问题，就是活儿累，报酬低。他靠自己的薪水生活，因为他不得不这样。但是，他并不怨恨他爷爷的态度。他宁可用他自己的方式花他所谓的“微薄的薪水”，也不愿意为了挣得更多，天天和一个忘了自己也曾年轻过的老人共进晚餐。他说，这样不会太令人厌烦。

在“富人家的小儿子们”中，生日总是享用美食的场合。桌子上放满了从底层法国餐馆送上来美味佳肴。男人们把椅子往后一推，点上香烟，跷起了二郎腿。接着，佩廷吉尔站了起来。

“先生们，”他开口说道，“我们聚在这里，是为了庆祝蒙哥马利·布鲁斯特先生的二十五岁生日。我提议大家和我一起干杯，祝他长命百岁，一生幸福。”

“一滴酒都不能剩！”有人喊道。“布鲁斯特！布鲁斯特！”所有人都喊了起来。

因为他是个挺好的人，

因为他是个挺好的人！

突然，门铃响了，打断了他们的情感流露。大家都觉得这非常

蹊跷，于是纷纷起身。

“是警察！”有人说。所有人都把脸转向了门。一个服务员站在那里，不知道是该转门把，还是推门闩。

“该死的玩意儿！”理查德·凡·温克尔说，“我想听布鲁斯特讲几句！”

“讲几句！讲几句！”大家随声附和，并重新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

“蒙哥马利·布鲁斯特先生。”佩廷吉尔说。

门铃又响了，响声又长又大。

“又来人了。我敢打赌街上有一支巡逻队。”奥利弗·哈里森说。

“如果只是警察，就让他们进来吧，”佩廷吉尔说，“我觉得是个讨债的。”

服务员打开了门。

“先生，有人想见见布鲁斯特先生。”服务员说。

“她漂亮吗，服务员？”麦克劳德问。

“那个人自称是艾利斯，是从你爷爷家来的，先生！”

“代我向艾利斯问好，并让他告诉我爷爷，银行下班了。我明天早上去见他。”布鲁斯特先生说。由于同伴开的玩笑，他脸红了。

“爷爷不希望他的蒙提天黑后还待在外面。”“萨博威”·史密斯一边笑，一边说。

“老先生还派人带着婴儿车来找你，想得太周到了。”佩廷吉尔高声说。人们哄堂大笑。“给他说，你喝过奶了。”麦克劳德补了一句。

“服务员，告诉艾利斯，我现在没时间见他。”布鲁斯特说。

艾利斯坐电梯下楼时，他们大笑起来。

“现在，该布鲁斯特说两句了！布鲁斯特！”

蒙提站了起来。

“先生们，你们刚才好像忘了，我现在已经二十五岁了，你们的话很幼稚，与我这个年龄应有的尊严不相称。从我的交友之道不难看出，我还是有判断力的。从我爷爷臭名昭著的财富不难看出，我配得上你们的尊重。你们为我的健康干杯，祝我长命百岁，我深感荣幸。现在，我请你们都站起来，为‘富人家的小儿子们’干一杯。愿上帝保佑我们！”

一个小时后，在佩廷吉尔跑调儿的小提琴的伴奏下，“雷普”·凡·温克尔和“萨博威”·史密斯唱起了“告诉我，漂亮的姑娘”。门铃再次响起，干扰了他们的合作。

“看在老天的份儿上！”哈里森喊道。他之前一直对着佩廷吉尔的人体模型，唱着“我爱你，连同你的瑕疵”。

“和我一起回家，孙子，现在就跟我走。”“萨博威”·史密斯暗示。

“告诉艾利斯，让他去哈利法克斯。”蒙哥马利说。艾利斯再次坐着电梯下楼了。他那张通常情况下毫无表情的脸上露出了焦虑的神色。接着，他又一边开始上楼，一边犹豫不决地摇了摇头。最后，他坐上了一辆马车，不情愿地把那群寻欢作乐的家伙们抛到了身后。他知道那是一场生日宴会，而现在才夜里 12 点半。

到了凌晨 3 点，电梯再次来到顶层，艾利斯快步走向了那个不友好的门铃。这一次他表情坚定。歌声戛然而止。片刻安静之后，屋里响起了一阵笑声。

“进来！”一个亲切的声音叫道。艾利斯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工作室。

“你刚好赶上喝一杯‘睡前酒’，艾利斯。”哈里森一边喊，一边快步走到服务员身旁。艾利斯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个年轻人，举起了手。

“不了，谢谢你，先生。”他恭敬地说，“蒙哥马利先生，要是你原谅我突然闯进来，我想告诉你我今晚带到这里的三个消息。”

“你真可靠呀，老兄，”“萨博威”·史密斯口齿不清地说，“要是我是捎口信儿的，我就会拖着，直到凌晨3点才来，不管是谁。”

“蒙哥马利先生，我10点就来了，捎来了布鲁斯特先生的口信儿，他祝你生日快乐，还让我带给你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这就是支票，先生。如果你方便的话，先生，我就原原本本地把布鲁斯特先生的话讲给你听。12点半，我带来了高尔医生的口信儿，他已经被请到了家里，先生。”

“请到了家里？”蒙哥马利倒吸了一口气，脸色变白了。

“是呀，先生。布鲁斯特先生在11点半突发心脏病，先生。医生派我来通知你，先生，他已经命悬一线。我带来的最后的口信儿……”

“天啊！”

“这次我带来的是管家罗尔斯的口信儿。先生，如果你可以的话，他请你立即前往布鲁斯特先生家。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先生。”艾利斯打断了他的话，声音里有些歉疚。接着，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默不作声的“儿子们”的头，有些感慨地补了一句：

“布鲁斯特先生去世了，先生。”

第二章



阿拉丁的阴影

蒙哥马利·布鲁斯特再也没有“希望”了。人们现在无法指着他说，他将来会成为百万富豪，或两百万富豪。就像奥利弗·哈里森说的那样，他已经“是”了。在他爷爷下葬两天后，一份遗嘱被宣读。不出所料，为了补偿罗伯特·布鲁斯特夫妇遭受的艰难困苦，老银行家将100万美元留给了他们的儿子蒙哥马利。这些钱是蒙哥马利的，不附带任何限制、劝诫、障碍。关于继承人如何处理这笔钱，遗嘱没有提出建议。老银行家以前对他进行的商业训练就是遗嘱中没有言明的条件。老银行家相信，就他在生活方面对蒙哥马利的期盼而言，他已经给蒙哥马利灌输了一种明白无误的观念。如果蒙哥马利没有照办，那么他将独自承受厄运。路已经为他铺好，一长串路标在他身后延伸。路标上的简明指示也许会被忽视，但永远不会被忘记。在立遗嘱时，埃德温·彼得·布鲁斯特显然有着明智的信念。他认为，他必须在别人拥有他的钱财之前死去。一旦死了，再去担心受益人选择以何种方式处理他们自己的事情，未免有些愚蠢。

第五大街的房子和一两百万美元归了布鲁斯特老先生的一个妹妹。剩余的财产被分给那些想拥有它的亲戚，以免它落入“无人认领财富之家”。布鲁斯特老先生把他的身后事安排得井井有条。遗嘱指定杰罗姆·巴斯柯克为执行人，并最后指示他在遗嘱被查验后的次日，按照遗嘱第四条的规定，把价值100万美元的有价值证券转交给蒙哥马利·布鲁斯特。就这样，在9月26日这天，年轻的布鲁斯特先生拥有了一笔被强加给他的无条件限制的财富，只是附在它上面的一小片黑纱丧章增加了它的重量。

自从爷爷去世后，蒙哥马利一直待在第五大街昏暗的布鲁斯特老宅里。他匆匆地回过两三次格雷夫人家的那些房间，他曾经把那里当作了他的家。死亡的阴影依然笼罩着第五大街上的那栋房子，它的寂静、稍显隐秘的氛围使他渴望更令人开心的友谊。他想知道，财富是否总是带着晚香玉的幽香。它的浓烈和奇异缠着他不放，让他感到不快。他对那个冷酷的、已经死去的老独裁者并没有多少感情，然而他的爷爷的确曾经是个男子汉，赢得过他的尊敬。不去想他的爷爷似乎有些冷酷，这就像在曾经对他很好的导师的坟墓上跳舞。他厌恶那些轻拍他的后背的朋友的态度，厌恶那些向他表示祝贺的报纸的态度，厌恶那些预料他会笑逐颜开的人们的态度。这就像一出悲喜剧，受到了一张表情严厉的死人脸的困扰。他也被回忆所困扰，被一种对自己那愚蠢的草率行为产生的强烈懊恼所困扰。有时候，就连财富本身也压迫着他，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忧伤。

然而，那种状况得到了补偿。有那么几天，当艾利斯在早上7点叫他时，他会回应艾利斯，并感谢财富让他早上不用到银行上班了。美美地多睡一个小时似乎是财富带来的最大外快。他最初被早

上送来的邮件逗乐了，因为自从报纸把他的幸运公之于众，信件就像洪水一样向他涌来。来自公共或私人慈善机构的请求自然少不了，不过，大多数给他写信的人都还不赖，看起来他们一心只考虑了布鲁斯特的利益。一连三天，他都迷惘得无药可救。记者、摄影师拜访了他。一些头脑灵活的陌生人也拜访了他，他们好心地提议把钱投给前景光明的企业。他要么忙于婉拒科罗拉多的一座金矿，它价值500万美元，标价却只有450美元；要么忙于避开一个诚实的发明家，那人愿意以300美元的价格出让一种神奇装置的秘密；要么忙于否认他已经被提名为第一国民银行主席的报道。

有一天，奥利弗·哈里森一大早就把他吵醒了。睡意未消的百万富翁揉着眼睛，仍在躲避着梦中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从床柱顶部投掷下来的炸弹。奥利弗以兴奋、亲密的口吻敦促他抓住时机，并且为可能出现的违背承诺的案子做准备。布鲁斯特坐在床边，听奥利弗讲了几个可怕的故事。故事说的是有些女人没良心，卷走了天真甚至虔诚的男人的钱。在浴室喷溅的水花中，布鲁斯特请求奥利弗与他形影不离，以防他受到敲诈。

银行的董事们聚到一起，通过了哀悼他们已故主席的决议，把领导权交给了第一副主席，然后立即休会了。让蒙提进入董事会的问题也被摆上桌面，讨论了一番，但这个问题最后被留给了时间。

普伦蒂斯·德鲁上校是其中的一个董事，也是经常见诸报端的“铁路大亨”。他已经表现出了对年轻的布鲁斯特先生的喜爱，蒙提也是他家的常客。德鲁上校称蒙提为“我亲爱的小伙子”。蒙提则把他称作“一个挺好的老家伙”，只是不当着他的面这么称呼他。但是，他们之间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情，也许是因为芭芭

拉·德鲁小姐的存在。

在开会的那个下午，离开会议室时，德鲁上校走到蒙提面前。蒙提已经通知银行的官员，说他要离职。

“啊，我亲爱的小伙子，”上校一边说，一边亲切地和蒙提握手，“现在你有了一个展示才能的机会。你有一笔钱。只要精明，你应该能让它翻三番。如果我哪里能帮到你，尽管来找我。”

蒙提向他表示了感谢。

“想着法子花你的钱的人少不了，会让你烦死，”上校接着说，“别听他们的话。慢慢来。你会有新机会，这辈子每天都能挣到钱，所以不要急。要是我够聪明，躲开那些怂恿者，我早就富了。他们都想从你那里搞一些钱去花花。把眼睛瞪大，蒙提。年轻的富豪一向都是让人嘴馋的肥肉！”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明天晚上不来和我们一起吃顿饭吗？”

第三章



格雷夫人和格雷小姐

格雷夫人住在第四十大街。这些年来，蒙哥马利·布鲁斯特一直把她那栋安静、老式的房子当成自己的家。那栋房子曾经是格雷夫人爷爷的，是城里那一带建得比较早的几栋房子之一。她在那栋房子里出生，在它古色古香的客厅里结婚，她的豆蔻年华、短暂的婚姻生活、寡居的日子都和它有关。格雷夫人和蒙哥马利的母亲曾经既是同学又是玩伴，关系一直不错。当年迈的埃德温·彼得·布鲁斯特想找个地方安置他父母双亡的孙子时，格雷夫人请求让她来照顾那个小家伙。蒙提比她女儿玛格丽特大三岁，两个孩子一起长大，亲如兄妹。布鲁斯特先生在抚养蒙提上很舍得花钱。蒙提上大学时出手阔绰，到了让老先生为自己的慷慨感到吃惊的地步。蒙提虽然暂时不用在格雷夫人家的套间了，但保留着它，付给格雷夫人的租金依然不少。埃德温·彼得·布鲁斯特对此没有任何抱怨。他虽然冷酷，但不吝啬。

对格雷夫人来说，做到收支相抵是件难事。第四十大街的房子

是她仅有的财产。她丈夫死时几乎没有给她留下什么钱。他的投资不成功，败光了她从她已故的父亲梅里韦瑟法官那里得到的一切。多年以来，她一直顺利地保有着那栋老房子，靠教法语和英语把玛格丽特拉扯大。玛格丽特被送到哈德逊一家不错的老式寄宿制学校读书，学业有成，可以帮助她母亲维持生计，提高生活水平。玛格丽特朋友不少，但单单自尊心就不允许她接受他们的接济。她漂亮、活泼、开朗，不知道与生俱来的贫穷为何物。她的心灵像5月的清晨那样明媚、欢快。她以苦为乐，从来没有人怀疑她有过哪怕片刻的气馁。

布鲁斯特如今撞了大运，而他觉得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和她们分享它。他觉得，走进那间小小的客厅，从容地把一大笔钱当作她们自己的放在她们面前，这再自然不过了，应该没有什么障碍。但是，他知道，障碍是有的。送给格雷夫人这样一份礼物会伤害她们从几代以自力更生为傲的人那里继承来的自尊心。她们用那栋房子做抵押，借了一笔款，数额虽然不大，也就两三千美元，但还起来也是很困难的。布鲁斯特试图找个办法，既能把那笔借款承担下来，又不至于给她们造成深刻、持久的冒犯。他脑子里冒出了不少草率的想法，但很快又否定了它们，因为他不想冒犯那两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女人，而托词和借口又实在难找。

离开银行后，他坐上电车，匆匆赶往第四十大街和百老汇。然后，他又着急地走下电车，进入了第四十大街。虽然他的口袋似乎突然鼓了起来，里面藏着一卷整整齐齐的钞票，但他还没有达到瞧不起电车的程度。当蒙哥马利来到那栋房子跟前时，老亨德里克正在扫人行道上的落叶。老亨德里克是个忠实的仆人，服侍过两代人。